

※ 書目文獻 ※

《全祖望集彙校集注》補佚

潘德寶*

《全祖望集彙校集注》（朱鑄禹整理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出版）為目前最通行的全祖望（1705-1755，字紹衣，號謝山）詩文集。它為研究全祖望及清代文史的學者帶來方便，但也有學者指出它在校勘上的各種問題。最近發現了一些整理者失收的詩文，依出處分別輯錄，並略做說明。

一、錄自《韓江雅集》¹

1. 〈金陵移梅歌並序〉

廣陵近有唱和之集，胡都御史復翁與其里之詩人相與過從之作，而寓公如厲徵君樊榭輩，皆豫焉，已選定數卷行於世。今年秋杪，予至廣陵，諸君半遊攝山未返，已而畢至。馬君嶰谷半查方自白下移古梅一十三本，植於七峰草亭之陽，即予所假館地。方君西疇挈榼，就予同席者，皆唱和中人也。予拈移梅為題，在席各賦七言古詩一章，裒成一卷，同人即令開雕。惟花之名貴者皆自愛，故不得賢地主以為依歸，或蕉萃而不榮；而不得學士大夫之賞玩，亦無以振發其神魄。今兼而有之，吾將為梅慶所遭也。乾隆癸亥十月望後一日雙韭山民全祖望。

按：〈金陵移梅歌〉詩已收入《全祖望集彙校集注》，而此序未收。

2. 〈微雪初晴集小玲瓏山館〉（全祖望得刪韻）

蕭晨有客喚看山，新雪新晴莫掩關。老栝披綿還愛曝，古藤染素不成斑。

* 潘德寶，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專任教師。

¹ 本文匿名審稿人指出《韓江雅集》另有版本作《邗江雅集》，並感謝審稿人為本文所提出的修改意見。

冬心小借春光暖，酒興休隨詩思孱。天為吾儕連雅集，熏爐曲室且消閒。

3. 〈長至前三日同人集蟬書樓下，時風日晴美，雪意未作，目分賦雪中故事，各成五言四韻，以為宿麥之先兆云〉（全祖望得少林）

育王舍利子，白光遍嵩少。漫天幕黑雲，午夜通神曜。
淋漓斷臂血，塔火互騰越。微笑拈六花，禪枝滿山嶠。

4. 〈消寒初集晚清軒分韻〉（全祖望得鹽韻）

至後春光滿畫簾，淡旬猶未撒空鹽。披襟欲化冰心冷，曝背還過酒力甜。圓月正中初應女，（原注：京房卦候冬至第二候入須女度。時樊榭新納姬人，因以戲之）神龍在下暫歸潛。底須刻燭催題句，弱線新傳九縷添。

5. 〈梅花紙帳歌〉

三間白屋圍踈櫺，中有白雪歌泠泠。薛娥翻翻巧環衛，江妃面面爭逢迎。阿誰筆力透重繭，踈枝斜入倒影擎。乍疑七峰亭外鹿角樹，飛度長箋旁午生。又疑叢書樓頭鵲紋卷，吹墮香坡颯有聲。冰心玉腕共此潔，緹幕緇帷遜其清。當日南湖老上將，二十六條此最精。黃花菊枕雅相配，荷葉蘊香蕪紫藤。畏寒蒲茵且暫卷，耐寒蘆被還同升。主人覓句循廊倦已甚，黍穀春回夢未醒。天上參從醉後橫，三素雲看空際呈。蓬蓬栩栩杳入化，直見蒼茫太古情。

6. 〈分詠消夏食單〉（全祖望得絲瓜羹）

慘綠感西風，天羅荐薄絮。賦產豈桑林，和膏自機女。
柔芳釀清心，虛瘦染香雨。閑調蜀雞湯，染指忘徂暑。

7. 〈銅鼓歌〉

金沙江上貝子銅，脫胎鑄就聲鏗鏗。流傳云是武鄉物，然耶否耶漫折衷。誰尋斜谷故壘雄，誰圖夔峽遺陣工。二千年來溯明德，不獨舊物重南中。滇兒巴女拜祠下，孟家爨家幾豪宗。迎神送神爭考擊，仿佛猶聞鐃吹風。誰為奏曲沔陽墓，誰為合樂永安宮。沉埋桑海幾歷劫，忽然黍谷出黃鐘。南嶽劉郎真老熊（引者按：疑為「態」字），百蠻震疊凜英鋒。九十三鼓響群蒙，謂是山頭故神鎮。六丁六甲所護

從，一朝迸見豈偶耳。厥角稽首敢不恭，當年露布登廟社。而今遷轉隨沙蟲。赤符白水雙寂寞，聊復一鼓作氣催詩筒。

8. 〈秋日泛舟過環溪〉（全祖望得纜字）

連朝白帝灌秋水，且上烏榜試流杯。滿眼稻田事正亟，驚心瓠子勢未衰。
竹中矮屋風怒早，雲外小山香放纜。天高氣肅感旅思，我欲便賦歸去來。

9. 〈為寄舟上人題天池石壁圖〉

我昨游吳苑，道出天池峰。興闌剡谿雪，夢醒支硎鐘。
披圖接雲氣，乃自紙上逢。絕巘釀清流，寒玉瀉琤琮。
十丈碧琉璃，映出青芙蓉。時平鼓妖噤，但見林嵐濃。
緬思百年內，振鐸有藥公。斯人不可作，晞髮留遺蹤。
歲晏我東歸，來尋五粒松。

10. 〈于酒〉

京口雄名舊，金沙晚最澄。古香傳吏部，清德重中丞。（自注：謂玉立、九瀛二先生）尚帶漫塘色，寧隨苦露稱。江南無此種，滄酒庶同登。

11. 〈南齋分詠〉（全祖望得曲木几）

老我直如弦，豈有安身處。何來輪困木，示以委蛇趣。
差喜自天然，不須假雕鑄。獨憐醉欲眠，憑肱適相遇。

12. 〈分詠四明古跡重送謝山〉（全祖望得安期島）

早入重瞳幕，晚采翁洲藥。赤松與黃石，成否各有託。
山南桃花巖，醉墨猶可拓。今我歸去來，從之遊鯤壑。

按：《韓江雅集》十二卷，復旦大學圖書館著錄為「清乾隆間寫刻本」，無板記，一函四冊。有沈德潛序，作於乾隆丁卯（1747）冬月：「《韓江雅集》，韓江諸詩人分題倡和作也，故里諸公暨遠方寓公咸在，略出處，忘年歲，凡稱同志長風雅者與焉。既久，成秩，並繪雅集畫圖，共一十六人。詩筒郵寄屬予序。」可知其為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文人雅集之匯刻。全祖望曾長期寓

居小玲瓏山館。

朱鑄禹在《全祖望集彙校集注·序例》中說：「詩文見於其他文獻者，如《道古堂集》、《詞科餘話》、《韓江雅集》、《甬縣誌》等，亦取以校勘，分見各卷。」其實，《韓江雅集》中有部分詩歌未輯入。上面第一至三首錄自該書卷一，四、五兩首錄自卷三，六至十首錄自卷九，十一、十二兩首錄自卷十。

二、錄自《端溪詩述》卷四

13. 〈謁包孝肅祠〉

誦公郡齋句，要言在清心。方寸苟不染，百感何能侵。
去公七百年，甘棠尚成陰。端人指七井，流澤洌以深。
迢迢望崧臺，星斗共降臨。此是公廉泉，足以泝芳襟。
豈徒可用汲，飲之止悞淫。春猿與秋鶴，神爽常森森。
祇應憐來者，殊難嗣德音。我詩叶神絃，雅歌奏瑤琴。

14. 〈羅浮大蝴蝶繭歌〉

稚川衣化為蝶，蝶復為蠶，蠶作絲，展轉仍歸機女篋。神奇幻化諒無窮，莊生之夢將毋同。乃知彼真人，亦自未忘世。偶然蟬脫餘，畢竟斯民還衣被。

15. 〈羅隱村〉

昭諫不度嶺，那得荒村被此名。方信詩人足千古，三家村裏慕孫清。（原注：粵中古跡多附會昭諫名，不知何所見也）

16. 〈禾花仙女歌〉

辟支巖下有仙娃，管領三農歲滿車。便應姜嫄祠下配，長瀦瀝水灌禾花。
天湖一向傳嘉穀，定自五羊靈種來。近日山中花不茁，乞靈仙女倘重開。（原注：慶雲寺內有雙穗之種，今亡）

17. 〈牂牁江上偶然作〉

錦石江中楊柳沙，嘉魚此處作生涯。乘流東下烏龍浦，別子分宗又一家。（原注：四會烏龍潭，有魚絕肥而清，翁山謂之似嘉魚，予改其名曰小嘉魚）

按：〈牂牁江上偶然作〉為組詩，共二十五首，全集本〈杪春鱧白化為鮒〉一詩前缺此詩。

《端溪詩述》共六卷，端溪人黃登瀛編，上海圖書館藏本牌記為「道光甲辰新鐫，六榕書屋藏板」。所收詩作，皆為歷代詩人詠端溪之什，第一卷唐宋元人詩，第二卷明人詩作，第三至六卷為清朝人詩作。其中第四卷為端溪山長詩作，收十七家詩，全祖望為首。

所錄逸詩又見於《全謝山先生遺詩》。《全謝山先生遺詩》一卷，為《端溪叢書》之一種，清光緒二十五年(1899)刻本，上海圖書館藏。叢書之序曰：「光緒十三年(1887)，番禺梁節龢先生主端溪講席，以書院餘款刊為《端溪叢書》。甫一載，先生去院。義烏朱鼎父先生繼之，工未及竣，先生遽歸道山，刊賞亦告罄。手民中綴，忽忽六年，明年戊戌，維森來主斯席，懼存版坊肆，久且散佚，而二先生之志終不克竟也。商諸監院節存餘款。又閱一年，始償舊值，取版歸奔院中，且印成書，資諸生誦覽焉。異日續有刊刻，各為巨觀，尤所望也。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二月番禺傅維森識。」可見此叢書主其事者為天章書院（即端溪書院）梁鼎芬、朱一新、傅維森等全祖望的後任山長。此集實為全祖望詩集第十卷之《度嶺集》，且次序與《端溪詩述》全同。另，《高要縣誌》附志上〈文徵（詩）〉部分亦收〈謁包孝肅祠〉、〈羅隱村〉二詩。

全祖望於乾隆十七年(1752)五月度嶺至端州（今廣東肇慶），任端溪書院山長，九月故疾復動，次年即決意辭歸，為大吏及諸生苦留。《度嶺集》就是在此期間所作詩集，其詩自受邀赴粵任端溪書院山長寫起，直至離粵，中間遊歷端溪七星巖、閱江樓、海珠寺諸名勝，間有唱和之作，詩下往往有小注。乾隆十八年(1753)刻於粵中。

三、錄自《公車徵士小錄》

18. 〈公車徵士錄跋尾〉

詞科之薦，旁求至四年，內外大臣亦有矜慎未及薦者，其得薦者，二百六十七

人，較之己未為盛。蓋翰詹則惟退閑舊臣豫之，其餘內自曹郎舍人而下，外而牧令，以暨進士、鄉舉、明經上舍、秀才、布衣靡不有焉。然其中有辭不至者，有已升外吏四品以上免試者，有已邀館選免試者，有以例不符為部議所格不果徵者，有病逝者，有雖赴徵而以病不試者，有持服者，其豫試者僅二百二十人爾，其中又有以外吏早至不及待臨軒之期而先試者，有後期待續試者，皆詳見予《摭言》中，茲不能盡備也。諸公雖或來或否，而予及與通縞紵之，驩者幾十之八，其有予所不盡知，或雖交而不能得其年齒世系之詳者，則附見於後。昔巽巖李氏譏蔡元翰所輯《唐制舉科目圖》祇據《舊唐書》為底本，不免脫遺，古人之罔羅散失如此，然則，予之為是錄也，豈徒以為一時朋徒之職志，其亦將來藝文簿目之一種也夫。丙辰九月之望祖望再書冊末。

按：《公車徵士錄》一卷，為全祖望著述中最先刊刻者，而《全祖望集彙校集注》失收，僅有序言一則收於《鮚埼亭集外編》卷二十五，因全書過長，錄其跋尾一則於此，原文無題。

《公車徵士錄》一般所習知者，為民國初年繆荃孫刊《煙畫東堂小品》本，此文即錄自此本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被辛德勇先生稱為「流傳絕罕」、恐為「海內孤本」²的復旦大學所藏「乾隆間刻本」，與《煙畫東堂小品》本略有出入，不僅內容次序有異，而且也無此跋尾。

四、錄自《遼史拾遺》

19.〈遼史拾遺序〉

或有問于余曰：《遼史》何為而作也？政教不通，言語嗜欲不與華同，其得列於歷代正史，良以金承遼、元承金，職是故與？

余應之曰：子不見，夫楚之《檣杵》與晉之《乘》、魯之《春秋》同述乎？遼人乘五季之亂，中原乏主，奄有東夏二百餘年。其初灰牛氏之部落始廣，枯骨化形，載豬服豕，怪誕之辭，君子不道。迨阿保機兼八部之雄，君臣創造，相與疇諮，峻烈淵謀，巍乎赫矣。乃後王涼德，勿克負荷，興替之感，取鑒來茲，昭垂史

² 辛德勇：〈全祖望《經史問答》萬氏刻本綴語——兼談上海古籍出版社本《全祖望集彙校集注》〉，《讀書與藏書之間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年），頁104。

冊，奚為不可？

元世祖立國史院，命王鶚修遼、金二史。宋亡，又命詞臣通修三史。至正間，總裁脫脫等修成《遼史》。本紀三十、志三十一、表八、列傳四十六，舉例論贊表奏，多歐陽玄手筆，文獻無徵，簡率勿稱，識者病之。

同里厲徵君博學好古，學者稱為樊榭先生。先生長於詩古文詞，手不停披六籍之言。以《遼史》缺略太甚，畢終身之業，詳注而辨證之，曰《遼史拾遺》。正史自《史記》、《前、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而下，注者鮮矣。草茅之論議，未準於朝家；晚近之傳聞，懼違於古訓；無開局辟官之詔，則廩餼不給；乏甲乙縹帙之藏，則識見勿周；其有稱引淹貫，訓釋明當，若裴松之、顏師古之屬，因文見義，為史氏功臣，指不多屈。矧耶律氏發跡邊陲，經綸草昧，方諸前哲，我任其難。雖然，余嘗微窺作者之用心，非特訂繆補亡已也。蓋別有旨趣存焉。今日車書混一，八荒在宥。大同，國之屏翰。關東，國之根本。幽、薊、涿、易，實畿甸洪基，萬年永賴。遼之舊疆，視漢扶風、馮翊為尤重。前事之不忘，後事之師也。注史之意，其在斯乎！其在斯乎！乾隆八年歲次癸亥春王正月下澣同學愚弟全祖望書。

按：《遼史拾遺》，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本有二，其一題作「遼史拾遺二十四卷遼史拾遺補五卷」，清厲鶚撰，楊復古補輯，為道光元年辛巳錢塘汪氏振綺堂校刊本。另一本題為「遼史拾遺二十四卷」，清厲鶚撰，光緒元年江蘇書局刻本。又，嶽麓書社一九九四年版《二十五史三編》第八分冊收錄《遼史拾遺》二十四卷，亦載此文。

厲鶚(1692-1752)，字太鴻，又曾字雄飛，號樊榭，又自號花隱，浙江錢塘人，原籍慈溪，故全祖望在序中稱其為「同里厲徵君」。厲鶚博學多才，著作等身，有《遼史拾遺》、《東城雜記》、《宋詩紀事》、《南宋院畫錄》、《南宋雜事詩》、《絕妙好詞箋》、《樊榭山房集》等。全祖望〈樊榭山人墓誌〉中稱：「樊榭屬予序其《宋詩》、《遼史》二種，忽忽十年……。」³其中〈宋詩紀事序〉已見《全祖望集彙校集注》第一二四六頁，而《遼史拾遺》並非僻書，應補。

³ [清]全祖望撰，朱鑄禹集注：《全祖望集彙校集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365。

附言：拙文投稿後，見到大陸流通較少的詹海雲《全祖望《鮚埼亭集》校注》（臺北：國立編譯館，2003年）一書，該書也收有大量全祖望佚文。拙文所蒐集大部分已見於此文，惟資料來源略有不同，且本文主要乃針對《全祖望集彙校集注》而補。